

木 斧

SHIDEQIUSUO

詩的社會



木 斧

诗的
求
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诗 的 求 索

木 斧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

787×930毫米32开本 3.375印张 3插页 53000字
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5354—0089—2/I·82

统一书号: 10107·608 定价: 0.70元

印数: 1—10400



木斧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四川省成都市人，祖籍宁夏固原，1931年7月出生，1946年6月开始发表作品，1948年2月参加革命，1949年与人合出文集《路和碑》。中途缀笔二十年。1979年恢复创作，著有诗集《醉心的微笑》、《美的旋律》、《缀满鲜花的诗篇》、《木斧诗选》、童话集《故国历险记》等。多种诗集，收入了他四十年代的作品。部分诗篇被译为英文、法文，介绍给国外读者。

序

曾 卓

怀着很大的兴趣读完了木斧同志的《诗的求索》。他称这本书为“回忆录式的诗论”。使我感兴趣的首先是那些回忆，其中谈到了我也认识的一些友人，而我也从中了解了木斧的生活道路和艺术道路。

我和他可以说是神交已久。解放前，伍禾在编《新湖北日报》的副刊《长江》，他默默地付出了许多精力，在一张反动的报纸上艰难地坚守着一片洁净的园地，团结了不少倾向进步的青年作者，不仅有湖北的，也有外省的，木斧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当时我也正在武汉编一家报纸的副刊，又和伍禾是近邻，经常过从，不时交换一些关于稿件的看法，我因而注意到了木斧。在这本回忆中，木斧怀着深挚的感情谈到了伍禾对他的鼓励和帮助，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。1980年前后，田野告诉我木斧来武汉在伍禾的消息，想去拜访，他不知道伍禾已在那场灾难中悲惨地离去了。后来我又读到了他悼念伍

禾的诗。这种不忘对自己有过培养和扶持的人的拳拳之情使我感动。同样地，木斧也怀着深挚的感情谈到了帮助他成长的方然，杲向真、王育民和别的一些前辈和同辈。

大概也是在1980年，我收到了他一封信，附寄了解放前他发表在西南一家报纸上的对我的诗集《门》的评介文章，这是我过去没有读到的。以后，他又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以《曾卓的诗》为题，评介我的新出的诗集《悬崖边的树》的文章，在《上海文学》上发表了赠我的诗《门》。那前后相隔将近四十年，却都怀着同样的热情。这也使我感动，将他看作是我的亲切的友人，虽然我们是在1983年才得以见面。我们分住在不同的城市，交往的机会很少，见面时，都还有别的友人在座。他在诗中是热情奔放的，在人前却不大多说话，我们单独交谈很少，对他的牛平淡不上了解。

通过这本书回忆，我才大致知道了他的生活道路和艺术道路。我说“大致”，是因为这究竟是以谈写诗为主，不可能详细地谈到他的经历。但通过他在诗创作道路上的跋涉过程，也就反映了他的成长的过程，因为诗与人是不可分的。他的成长的年代正是民族灾难深重，民族革命战争风暴卷起的岁月。通过他在诗的道路上的起步，和他的渴望、向往、追求，也就侧面地反映了那个时代。诗与时代

不可分的。他写得如此率真而亲切，宛如和老朋友对坐娓娓而谈，从中我们也认识到他的真诚、坦率、热情的性格。

他对诗的一些基本看法，大都是我所同意的。譬如他说：“诗的感受，来自生活中感情的闪光。生活之树有许多枝叶可以任人去撷取。只有生活激起了诗人的感情的浪花，才会有诗。”他再三强调写诗需要激情，“没有激情的诗篇是苍白无力的”，他写诗是因为“我觉得写诗最容易激荡我的情思，倾诉我的爱，我的恨，我的抱负和我的理想”。他也强调“诗人要有丰富的生活，求得思想感情上同人民相沟通相互交流，道出人民心里的话，这样，诗人的个性、气质、勇气、情怀以及独特的感受才得以充分地发挥”，要求“诗人本身的奋进”。同时，他也强调诗的艺术素质，“要真诗，不要伪诗”，强调诗的表现方式的探索，要求诗人全面艺术素养的提高。他很感叹于自己学习不够，感叹于自己的“诗风后来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”。因而要求：“追求，执着地追求，永远不满足现状，才会有诗人，才会有诗。诗在每一个诗人无休止的追求之中。”

可能有人 would 认为他对诗的看法还不够全面和深刻。事实上也许正是如此。这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诗论，他并没有企图在这里完整地阐述他的诗的观点，而且他的诗的观点与目前的某些观点也并

不完全一致。可贵的在于，他的态度的诚恳，而且，不是一般泛泛地谈理论，他是结合着他在学习写诗的过程中的具体的情况来谈自己的体会、感受、经验和教训的。这样就使那些看来是普通的道理带着作者自己的体温和感情，因而有其活的生命，有其分量。对于诗人们，特别是对于初学写诗的年轻人（他们对他们寄托了殷切的期望），是有参考和借鉴的意义的。

木斧是一位老诗人了，无论从年龄或诗龄上来说，都是如此。虽然在老诗人中，他又算是较年轻的。而他以还葆有青春的感觉而欢欣，这的确是值得欢欣的。诗人的青春不在于他的年岁，而在于他的感情。木斧还在诗歌的道路上辛勤地跋涉，探求。因而，我相信，他还将写出《诗的求索》的续篇。

1987.4.20.

目 录

序.....曾 卓(1)

记诗人杨汝纲(《诗的求索》前言).....	1
童年,在诗的摇篮中.....	7
怀念一个人.....	13
难忘的会见.....	20
我选择了诗.....	25
没有见过面的老师.....	30
同龄人.....	37
二 丫.....	44
著名的、不著名的和想著名的.....	51
一首诗结成的友谊.....	59
曲 折.....	69
长话短叙.....	76
重新起步.....	82
我与《春蛾》.....	88
诗在无止境的追求中.....	97

记诗人杨汝纲

（《诗的求索》前言）

提笔就是一个难题。这本写诗的杂记，按照图书文艺书籍分类，该归入哪一类呢？诗论？散文？记实文学？是，又不是。象，又不象。姑妄名之曰：回忆录式的诗论。

就是这个不伦不类的杂记，也不是我取得出来的。我不仅想不出这个命题，压根就没有想到要写这本书。这些统统是我的同龄诗友杨汝纲出的主意。可惜他先我见马克思去了。

我认识杨汝纲的时间并不长，记得是在一九八二年《星星》举办的一次“菊花诗会”上。这一天，我朗诵的诗是《寄语昙花》。当我朗诵完毕，杨汝纲正好坐在我的身边，我们便开始了对话。

他是一位“教书匠”出身的娴静的文人，但不是一个孤癖的人。因为长期患病，行动不方便，外出的时间少，接触的人不多，既然有机会外出开会，他是乐意交朋友的。不过说起话来，声音特别轻微，

语调特别缓慢，而且随时准备中断谈话，假如他发现你对他的谈话表示不感兴趣的时候。

“为什么你对昙花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呢？”

素昧生平，第一句话就来得如此突兀，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。

“哪个不爱昙花呢？菊花千姿百态固然可爱，但是整个秋天都可以看到，而昙花一年只开放短暂的一刻呵！”

“那是一般的看法。”他说。停顿。微笑。我惊讶地望着他。于是他又接下去说：“我问的是你的想法。”

“因为……”我烦躁：“……我就是昙花。”

“不错，你是昙花，开过了。”停顿。“你经得住熬，你的根子还很壮。”停顿。“以后每隔一年你还要开一次花，还要闪那么一下。”

这个怪人，他似乎在挖掘我的内心世界，我无法掩盖自己。我平时是个闷葫芦，殊不知他揭了我的瓶塞，我的话滔滔不绝而出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几乎白日十二个小时都在看书。他读书广泛，通晓马列文论，对于古典、现代、当代文学，都有浓厚的兴趣。除此以外，他还花费了不少时间探讨他的同时代人的心声。他对王尔碑的诗，特别有兴趣，写过评论，他可以举出王尔碑的许多诗，发表时是什么样子，成书后是什么样子，中间增

删了哪几个字，由此来证明新诗同样需要推敲。对于我的诗，他也下过一些功夫，我背不出来的，他可以背给我听。

一次见面，我们便成为知己，从此开始了频繁的书信交往。

1983年12月13日，参加一个评论会议，我们在成都西郊文化公园招待所见面了，共住一个房间，晚上谈诗谈到深夜。他听我讲了许多关于诗的见解之后，便怂恿我写诗论。我说：“你看我这个人写得出诗论吗？”他明明知道我这个人开会从不发言，被迫发言，也只能东拉西扯，不得要领，怎么和我开这样的玩笑呵！可是他却坚持认为我可以写出来。他说：“第一，你可以不去积累资料；第二，你可以不去填写卡片；第三，你可以不去引经据典；你可以由着你的性子去写，把诗论当作回忆录写，我相信你就能写出来。”

他如此了解我，如此信任我，我怎能不动心呢？

我开始动笔写诗创作杂记。兴趣来了就写，兴趣走了就停，写写停停，断断续续，既有乐趣，也有苦恼。杨汝纲真是我的知己，每次遇到我写不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信便来了，鼓励我写下去，劝我千万不要半途而废。

现在我手头还保存着他逝世前不久给我的两封信和一首诗。

一封信是在1985年11月17日写来的：

尔碑兄寄赠了一本《女作家》，这才读到了《同龄人》。窃以为这实在是一篇极有情致的散文，其中仿佛淡淡留下的历史一页的投影其实很有分量，我读第二遍时仍觉得有味道。剧场相逢的那一节，极其传神地勾勒出了那个荒诞时代的面影，不但无伤王尔碑的形象，而且激起读者的同情和思索，是很精采的笔墨。这种场景入诗而能给人较深印象的，好象只有黄永玉；在散文中象这样举足轻重地写来而能以真切打动读者之心的，似乎也不多见。这一篇舒展从容略带一点“黑色幽默”味道的笔调，与内容也不十分和谐。如果写诗杂记的其他篇章也达到了这个水平，我真想说倘不抓紧全部抓紧写成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过失。

另一封信只有前半页，是后来偶然从一本书中发现的：

你的“回忆录式的诗论”，说得我也“馋”起来了，希望早日读到它！我想你应当鼓一把劲写下去，写完它。如写得梗塞了，不妨另辟蹊径再往前走，比方说也可以考虑写一部分“诗论式的回忆录”，以回忆录为主体。事实上，有些诗人的生活史可能比他的创作史还要动人。

还有一首诗，是他于1985年3月16日写给我的。他说的“第一回造访”我的家，没有想到一共也只有这一回，再没有第二回了。

赠 木 斧

我第一回造访，他连忙个不停，
找寻他高度近视的眼镜。

戴好眼镜，他就去找寻
单纯的少年才有的发烫的心。

琴上的断弦已经接好，
失落了的天真已经找到，

还找到了真诚，找到了朴素，
找到了很少花香的自己的歌，

可他还在焦躁四顾，抚着额前皱纹，
莫非蚕要飞起，就得永远找寻？

现在，写诗杂记终于完稿了，而这位老是为他人添砖加瓦的诗人却永远再也看不见了。不，他还我的身边，他正在读着我写给他的诗篇：

走

昨天我们还在一起设计未来的花园
你说你要添砖，匆匆地走了
你走得如此洒脱，步履翩跹

我的小儿子轻声告诉我
昨夜园中一朵花悄悄地凋谢了
都睡熟了，谁也没有看见

我知道那朵花就是你呵
可是我不愿说出来，让它
埋在我的心中，留着思念……

呵！我终于知道了，他才是那朵昙花！

童年，在诗的摇篮中

1931年7月，我哇哇坠地于一个动荡的年代。

祖父是清朝同治年间的一位秀才，由于清庭进剿陕甘一带回族新教，他不得不携带妻室儿女，从他世代代居住的甘肃固原向南外逃，沿途几经波折，从宝鸡，到广元，又从广元，到成都，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我出生的时候，祖父已经亡故了。父亲又携带全家老小，从成都西迁，爬山涉水，到了康定。

自从我有了记忆以来，我只知道我是康定城内的一个“蛮孩”，是康定康化小学的一名小学生。

康定，现在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所在地。不要以为康定是藏族人民聚居的地区，那里有条件进学校读书的，绝大多数还是汉族孩子。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是少数民族。在法国教会学校的康化小学，我们两人自然成了相依相伴的好友。

那个时代的民族歧视是很严重的。每天早上，我们两个人跨进校门，汉族同学便手舞足蹈地唱了起来：

蛮子蛮杂种
汉人老祖宗

我们气极了，总要情不自禁地伸出拳头，把几个骂我们的同学揍倒在地。于是天下大乱，教师们如临大敌一般，跑出来维持学校秩序，采取了种种高压手段，罚站，罚跪，揪头发，打屁股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我们只好背着父母，逃学。每天背上书包，绕过校门，上跑马山摘野果子去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才逐渐知道，我和他也不一样，他是藏族，我是回族。孩子毕竟是孩子。我的那位藏族同学不久便参加到汉族同学的大合唱队伍中去了。

回子不吃猪尾巴
过去过来挨嘴巴

我终于被彻底地孤立了。我原先以为康定是我的老家，怎么我的老家也不和我相亲了呢？于是我去追问我的父亲。得到的回答是：“我们的老家在千里以外的甘肃固原呵！”我怕受欺凌，我哭着要回固原。千里迢迢，云山阻隔，哪能办得到呢？

1941年，我10岁的时候，家境有所好转，父亲又携家迁返成都，从此，我在这里定居下来。